

越南的省思與抉擇

羅石圃

一、引言

進侵高棉的越南重兵，經過為期十有一年的盤踞，在「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使河內于面臨中共揮軍攻入越北，加上「東協」聯合世界自由國家對越南予以經貿封鎖制裁，造成河內由于侵棉併寮在軍事和外交戰綫遭到兩面夾攻，而棉人抗越軍三派攜手獲得各國援助，更隨時給予侵棉越軍懲罰，在此侵棉過程中，河內官方承認在高棉陣亡的越軍有一萬五千人，三萬五千人受傷，所付出的戰費繁多，(1)難以負荷。

在此種情況下，河內宣佈于九月底前，將侵棉越軍全部撤離，且聯合金邊和永珍共同發佈此項消息。一般多認為此乃由于河內在大戰結束後，一直是抗法、驅美戰爭，至南北越統一後，又出兵侵棉併寮，加上中共揮軍攻入越北，使河內陷入長期戰爭，早已形成國困民貧，遂不得不拔出陷在泥沼中的高棉戰場，至九月廿一日，河內宣稱此乃侵棉越軍最後一批撤出棉疆之期，在舉世各國記者百多人雲集高棉的注視下，越軍已陸續從棉境撤回越南，且有無數棉人夾道歡送。(2)

然而棉人抗越三派抨擊，所謂侵棉越軍全部撤離，只是一幕騙局——撤退的雖有二萬越軍，但另有三萬五千越軍喬裝金邊部隊留在高棉，此項報導或被認為抗越棉人三派有中傷及誇張其詞。而泰國副外長普拉拍斯于此際視察泰棉邊境後，亦證實越軍留棉偽裝為金邊軍，確有其事，且由大批金邊士兵以難民身份逃奔泰國有所透露。指出留棉越軍確有萬人以上。(3)從河內夥同金邊在「巴黎棉局」和會席上，堅決拒絕「聯合國」和平軍入棉監視越軍撤離棉境，再證之以過去侵棉越軍幾度撤離，只是明修棧道而暗渡陳倉，利用各國記者對此報導而欺騙世人，亦可窺知河內的在棉最後撤軍，乃為舊劇新演。

中共對此，認為此屬河內在棉玩弄花招，而新加坡「海峽時報」為此所作的「社論」，更指出由越南在棉撤軍所玩弄的騙人把戲，西方國家斷不輕信而予河內經援。(4)侵棉越軍其所以如此偽裝金邊部隊，固然是由其侵棉後所扶植而成的金邊偽政權所建立的部隊，不能與「民主高棉」三派部隊一較長短而使然，尤其是此三派之中，以「赤棉」游擊部隊，決非金邊部隊所可抗禦。其實原來由國際間所策劃的「高棉和平方案」——為由「聯合國」和平軍于越軍撤離後入棉，在維護治安的同時並促成金邊與「民主高棉」三派組成四邊聯合政府，共同分享權力再由大選讓新政府誕生。至于河內和金邊何以堅決反對「赤棉」納入四邊政府？豈非自啓內戰戰端？俾使越軍又捲土從來，追源溯本，使人無法不認定這種情況，乃由于越南已陷入「印支聯邦」夢想的泥坑而

未能抽身。

二、河內當前的主要任務

越南「務實派」早就強調「經濟改革」——亦即拋棄共黨所堅持的「統制經濟」和中央集權，認為其所以造成越南經濟情況惡劣與時俱增，便是由於死守此種經濟政策而形成，強調必須仿效東歐共產國家將經理事務，分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方可挽救經策走入死衚衕的困境。一九八五年六月，越共政治局委員決定對政府人事局改組，由「務實派」武文傑接替副總理兼長經濟的素友位置，財長朱三武解職，交由食品工業部長武光接任，至長征接任病故的黎笋為總書記，在黨幹部會議席上演說：批評對經濟管理不善及上年的財經改革表示疾首痛心，並指出構成黨基礎的人民，必須使其對政府具有「信心」，無異指出越共已形成了信心的危機。(5)

繼後「務實派」在是年底越共「六大」中起而掌權，迫使元老派紛紛自動引退，該務實派起而接長黨政重權，從而雷厲風行地推行經改及整肅黨紀與貪污，從新任總書記的阮文靈——也是務實經改派的首領——在大會上稱：「越南當前的戰略目標：『社會建設與國防』」中，社會建設是主要目標。「觀察家認為從這一期間起，越南在高棉採取消極戰略——已將其國防前綫從泰棉邊境，逐漸縮減到越棉邊陲。便是務實經改派掌權後計劃結束侵棉戰爭的先兆。(6)

若問越共經改派掌權後，何以未能造成越南經濟改觀？且形成貪污舞弊之風日益嚴重，經濟已到達了崩潰的邊緣，就物價飛騰而言：一九八六年的通貨膨脹，已使物價上漲到高達百分之一千，隨後物價雖稍趨緩和——從一九八七年元月到四月越幣五百盾兌一美元，貶值到九百盾兌一美元。基于物價已不受政府控制，乃由市場決定，以致薪水階級收入更加生活困難，遂不得不允許公務人員兼差，但後遺症頗多——除使他們服公務的品質降低而外，更形成假公濟私，及助長了貪污之風，且有很多人辭去公職自謀生活。

貪污受賄，在越南早已見怪不怪——尤其共黨幹部仗勢而為所欲為，阮文靈及務實派當權後，對此大力整肅，嚴懲不貸，單在河內地區，即有七百名黨幹部受到處分——其中被開除黨籍者，即有六十三人，六十九人留黨察看，在湄公河區，有三百五十名黨政人員，因貪污濫權及非法侵佔公地，被開除黨籍或解職，已使政風稍有澄清，越南人民無不對阮文靈的鐵腕整肅加以喝彩。(7)

然而務實派當權後所面對的難題並不止于此，對元老派雖已下台而陰魂不散，所留下的潛勢力，對經改政策實施——尤其是迎接外資料技輸入及擴展外貿方面，更是障礙重重。由阮文靈在國民議會上稱：「……使我們擔心的，不是辯論革新的意見分歧，而是過程中的各行其是：」。從新政施行後，河內官員表示：在革新過程中，工作表現得最好的，只有北部的河

內、海防，南部的胡志明市和附近的安龍省及中部的一省而已，從整個越南而言，這些推行政策較好的地區所佔比率甚微，何以大多數地方政府對此任務敷衍塞責，中央政府又為何不加以處分？原因是務實派經悉他們擁有元老派撐腰，不敢為此而觸發內訌波瀾。

三、必須拆除的國際經貿封鎖壁壘

一般或認為越南經濟每下愈況，其根本原因乃由于烽火連年所造成，其人力資源中最寶貴的青年人，大多被徵召入營——尤其在統一南越後，又因侵棉併寮及抵禦中共軍侵入越北，使已經復員加入生產綫的青年人再穿上征衣，且將越戰期間的六十萬三軍，更擴充到一百廿餘萬人，無怪田園蕪蕪荒蕪，而一批越人由于飢寒所迫，無視于大海波濤吞噬而紛泛海逃亡，越南經建最重要的，是結束侵棉戰爭，讓服兵役的青年人再回到生產綫，而中共攻越的重兵雖都陳列在越北邊緣，亦可因侵棉越軍全部撤離而撤離越邊，使河內加倍陳列于越北的防邊軍，亦可歸馬放牛而從事生產。

其實不然，當前越南人民所面臨的是失業問題，據河內官方統計，全國的完全失業者有七百萬，失業率達百分之廿二。（越南全人口六千五百萬，其中勞動人口三千一百萬）。從高棉撤退的越南軍人大部將會失業，政府規定在向外輸出的勞務中，百分之四十須由退伍者充當，可見當局根本無力安排退伍軍人就業。(8)再從美國（前鋒論壇報）對越南軍人復員

後遺症為題的報導，更可概見侵棉越軍復員所釀成的政府困難重重及社會為此的不安。

其中指出：「：越南百廢待興，但當務之急的經濟重建，儘管最近在中央管理和國家補貼等方面有所改進，經濟狀況，仍遠離民衆的祈求，且不滿人數正在急速增加，從而使當局不得不允諾提供侵棉返越士兵較好的工作——或至少給予職業訓練，蜂湧而來找門路的鄉村解甲士兵，多在走投無路下加入犯罪集團的退伍老兵，使胡志明市面臨前所未有的難題。政府政策，是優先安排退伍士兵就醫復學，就業或優先讓他們赴海外工作，以減輕國內失業壓力及償還外債，問題是現實與政策不容——就規定各工廠須儘量錄用退伍軍人而言，工廠根本没有足夠的原料增加生產，退伍軍人入廠又有何用？：。」(9)

這些都已說明越南的國困民貧，在經改方面，斷非將浪費于戰場上的人力，轉移到生產綫便可奏效，甚至使因此而造成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對救貧而言，等於是火上澆油。因此，當務實派掌權後，在經改方面，是儘量爭取外資和科技投注，在沒有如國際上所決定的——當侵棉越軍尚未全部撤離高棉之前，斷不放棄對河內的經貿封鎖制裁。而務實派面對此一國際對它所豎立的經貿封鎖壁壘，則另有奇招。

四、爭取外資及開擴外貿策略

越南務實派政府深知：要發展經濟，必須引進外國資本技術，也必須增加對外出口以賺

取外匯，為鼓勵外資入越，特提出租稅優惠，及准許外國企業家為顧問，俾協助吸引外國科技進入越南，建立企業體制與學習財務調度，但由于高棉撤軍問題，使外資入越，頗有外交上的考慮，加上越南又有嚴重的外貿逆差及外債問題——一九八六年外貿赤字達九億六千萬美元，外債達一百億美元，外匯存底僅夠兩週支付進口之用。(10)在此種情況下，如何有爭取外資投注的可能？但越南新政府，並未放棄爭取的努力。

例如新政府，新設了「對外經委會」，任用一批曾受西方經濟學薰陶者在該會工作，並以從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的阮夏安，為負責推動經濟開放的主管，他強調越南經濟，只有引進西方資本技術方可改善，使產品可以在國外市場競爭，繼後又爭取「國際貨幣基金會」援越，作貸款的協商。由於越南積欠西方國家外債達十七億美元，河內要求已到期的十億美元信貸重新延期償還，且向該基金會貸款一億美元，但該會提出的條件是：要求河內減少預算赤字，削減對國營事業的補貼，控制通貨膨脹。河內在原則上，已有照辦的表明。

為吸引外國投資而草擬的「外國投資辦法」，主要點為開放產品、消費品及外銷商品等產業，允許外國廠商採取純外資或合資方式經營，給予低稅率獎勵，及免受被接收的保證，但此項辦法，仍受到政府一批保守派的反對，因為越共害怕過多的外資投注，會不利于越南經濟自主性。由于越南經過長期戰爭，對

西方國家的不信任感與年俱進，至于對它們在越南所豎立的經貿壁壘，企圖迫使侵棉越軍全部撤離，更是忿忿不平。(11)

五、對國際經貿封鎖採各個擊破

越南務實派為改革經濟自不能不吸引外資科技投注，但又苦于國際間對越豎立經貿壁壘，表明必須俟侵棉越軍全部撤離方可將此壁壘拆除；而國內的守舊派更堅持越軍在棉，斷不能為此而屈服，對務實派所策劃的經改必須爭取外資科技而言，等于受到了內外夾攻，不過河內務實派政府，仍不放棄以各個擊破的手法將此壁壘拆除，並以日本企業界為第一目標。

在越南侵棉以前，日本是越南的經貿伙伴之一，每年雙方貿易額約二億美元，至一九七八年越軍侵棉，其後「聯大」決議以經貿封鎖制裁越南，日本也不能不遵守此項決議。不過日本企業界為爭取世界各地市場，可謂無孔不入，自不肯長期放棄近在咫尺的越南市場，至八〇年代中期為響應河內務實派經改的號召，日商又悄悄的和越南貿易往來——一些日本大公司，紛紛派團赴越秘密以至公開活動，且有十八家日本大公司在「胡志明市」舉辦商展，使其產品在南北越大量傾銷，一家日本銀行，應允延長二億美元償還期限，「岩井公司」代表團訪越，得到河內官方接見，簽定協議——由其協助越方發展農漁業及探採石油，並聯合「伊藤公司」購買越蘇合採的原油，運到星加坡煉製出售，且獲准在河內設立商務代辦處。

繼後由于日商在越南的活動，已引起「東協」國家的強烈抗議，認為日方的在越作為，無異在鼓勵越軍在高棉長期佔領，日本政府自不能不制止其工商界企圖開拓越南市場。(12)

此外河內面對美總統雷根所開出的美越建交兩大前提——為河內必須協助美方尋找越戰期間在越失蹤美軍下落；二為侵棉越軍必須全部撤離棉疆。河內雖無法履行在棉撤軍條件，但應允協助尋找失蹤美軍下落，且歡迎美方在河內設置此項機構，及邀請到美工商界百餘人訪越。河內認為美國乃民主自由國家，其工商界在競爭國際市場已達狂熱情形，既然未能忘情他們舊日越南市場，當可促使華府不能不允許他們重來越南，此乃河內對國際經貿封鎖鑿鑿壘挖牆腳的手段，誰知亦屬枉然。(13)

河內何以突然宣佈在高棉全部撤軍的期限提早——且劃定日期為今年九月底之前？一般認為此乃受到莫斯科壓力，俾讓戈巴契夫藉此到北平和鄧小平舉行高峯會，雖然其間含有此項成份惟主要的還在於河內務實派對在棉撤軍不敢不接受其內部守舊派的安排——亦即斷不會因此拋棄「印支聯邦」的企劃，其所以將部份侵棉越軍隱藏于金邊軍之內，及配合在棉的大批越人，俾便控制金邊政權，無視于自欺而不能欺人。

六、印支聯邦構想的來龍去脈

一九五一年，胡志明鑑于抗法戰爭，不僅南北越人群起響應，棉人寮人亦掀起了反抗法國殖民者捲土重來呼聲，遂令原先在越共羽翼

下的棉、寮共回到本國，號召爭取獨立的國人，並組成「抗法民族統一戰綫」。此乃棉、寮共獨立門戶的開端，從越共黨章中規定：「：將來三國希望時，要組成聯邦：」。同時越共在所屬機構的訓示，亦指明：「在寮國及高棉，暫時組成分支機構，但以後仍由越南共產黨領導」，因此，越共老幹部，始終以建立「印支聯邦」為赤化工作最高目標。(14)

關於棉共受越共指使回棉發動抗法戰爭，乃以「吉蔑越盟」(KAMER VIETNAM)名義，率領一營武裝回棉，但始終徘徊於寮棉邊境山區，迄無法進入高棉腹地，而當時高棉又在施亞努堅持下以政治外交戰，迫使法國對高棉統治，不得不步步退讓，至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法國宣佈退出印支三邦，越共遂將棉共一營人馬調回北越整訓，俾使他日捲土重來，惟繼後由于越共南侵，急需向高棉假道，不敢不遵守施亞努的要求——斷不許支援棉共叛亂，以致「吉蔑越盟」只好困居北越而不得回棉。

在此一期間，高棉內部已興起另一股棉共——「赤吉蔑」(KAMER ROUGE)，乃由一批高棉留法回國學生所組成，它曾要求河內界予支助而被拒，只有中共經由僑團予以支援，遂造成這股棉共對河內及其羽翼的棉共——「吉蔑越盟」不共戴天，至棉人反共怒濤興起，施亞努元首地位被罷黜，龍諾反共政府斷然驅逐北越勢力及高棉共黨，中共卵翼施亞努在北平成立包括棉共的地下政權，且不斷將軍援經由北越輸運入棉，河內遂將其一手哺育而成的「吉

蔑越盟」份子送入棉共陣營，企圖從中將領導權奪取。不過「赤吉蔑」早有防範，從北越回棉的「吉蔑越盟」份子，只畀予砲手或教練名義，且監視極嚴，以致他們幾度陰謀奪權却被破壞。

一批從北越回棉的「吉蔑越盟」份子，由于遠離祖國近廿年，對國內一切都感到陌生而隔隔不入，加上國人都對他們歧視被稱為「半高棉人」或「棉奸」。何況他們對具有世仇的越共企圖利用他們侵吞高棉亦含有敵意，因此不少人自動投入「赤吉蔑」懷抱而揭露河內吞棉陰謀，此即「吉蔑越盟」奪權陰謀原被破壞而遭受斬殺的來由。(15)

七、金邊領導層與河內的關係

金邊韓善林(HENG SAMRIN)政權，一般都稱其為越南在棉的傀儡，對河內言聽計從，其領導層人物，都屬於越共卵翼而成的「吉蔑越盟」份子，其實不然，論金邊政權領導人的出身，乃由五方雜合拼湊而成的班底，當一九七八年元月，越軍首次侵入高棉，雖勢如破竹，但到金邊附近即懸岩勒馬頓軍不前，此乃由于廣大棉人都對越南視為世仇，不僅赤棉對越不共戴天而已，一旦金邊陷落，棉人既斷不會接受越南統治，何況國際間更不會坐視河內侵略鄰邦。至于由越共卵翼而來的棉共——「吉蔑越盟」此時便可以大派用場，使「印支聯邦」在高棉實現，無奈這批棉共份子早已被棉人視為「半高棉人(棉奸)」，由他們組成金

邊傀儡政權，棉人既不會歸心，何況這股棉共份子，于回國加入棉共戰爭時企圖奪權，已被「赤棉」斬殺甚多，所剩無幾。

延至來年大舉攻棉前夕，始將金邊政權班底組成——才有所謂「高棉人民解放陣綫」在胡志明市（西貢）出現，旋即隨侵棉越軍進入金邊組成傀儡政權，領導人包括各部會首長都是此一陣綫成員，主席韓善林，原為「赤吉蔑」地區書記兼司令，至一九七八年中期，面對越軍進逼而得不到上級的信任支援，遂被迫投越，據（英國衛報）駐金邊記者描述，指韓某是一位相當平庸者，當時掌握金邊重權的，是以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及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賓索萬（PEN SOVAN）乃出身「吉蔑越盟」，當一九七三年「赤吉蔑」開始清除「吉蔑越盟」份子之前，見機逃回河內，至金邊被越軍攻陷後，才衣錦還鄉，遂獲得河內界予在金邊的重權。

此外金邊新貴，絕大多數都是施亞努及龍諾政府的舊人：如農業部長孔松與曾留學美國，在龍諾政府中擔任過農業計劃委員；教育部長兼金邊市長梅文，原係金邊大學數理教授，至高棉赤化，他和其他擔任過前政府公教人員一樣，在無路可奔時，才從波布屠刀下逃入越南，想不到一變而成為新貴，另有一位在赤棉當權時，即在地下領導反波布勢力的謝辛，被越共羅致而成為金邊政權的內政部長，特別得到河內青睞。在金邊政權特別活躍的韓先，在賓索萬卸下台後，由外長而接任總理，但他並非出身「吉蔑越盟」，乃十足的「赤吉蔑」份子

且打過游擊，因反波布和英薩利裙帶集團專橫而投越。(6)

綜觀金邊政要出身背景，可謂分歧複雜，其大多數並不信仰馬列主義，而一部份共產黨人，又有「吉蔑越盟」與「赤吉蔑」之分，照理出身「吉蔑越盟」者應對河內一片忠誠，但賓索萬因企圖拉攏蘇俄而拒越以被河內拉之下馬，可見棉人斷不會拋棄對越世仇而在「印支聯邦」中作為河內附庸，顯示越南在高棉和局中處處偏向金邊，甚至假撤軍而拒絕由「聯合國」監督，以致對它經改重大阻礙的國際經貿壁壘無法拆除，這是「印支聯邦」在高棉的泥坑。

八、棉、寮共另有居心

越共所企圖的「印支聯邦」，在侵併棉、寮任務上，都由其羽翼而成的棉、寮共份子，尤其是越軍侵棉併寮之後，讓他們奪得政權而倚仗越軍作威作福，成為金邊和永珍的強人，使這一期間的「印支聯邦」已呼之欲出，然而這批由越共哺育扶植而成的棉寮共螟蛉，于當權後即無視于河內對他的使命而琵琶別抱，例如出身「吉蔑越盟」的賓索萬，于金邊政權建立後，以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及總司令身份號稱為金邊強人，照理應該對河內忠誠不二，但他居然以此身份應蘇聯邀請訪蘇，和蘇方訂立軍經援條約而撇開河內，從而派遣大批軍官赴蘇接受訓練。

金邊政權于赴蘇軍官接受訓練後，蘇聯直

接軍援亦已源源到達，此即金邊擁有自己的軍隊的濫觴。從范文同為此而表明：「作為接替越軍守衛高棉的金邊部隊，必須是誠心效忠河內，這才是越南對金邊建軍的主要要求，斷然不能容許金邊部隊具有貳心」。繼後即有駐于金磅遜的越軍，遭到由蘇聯裝備訓練而成的金邊軍攻擊，顯示由越共螟蛉賓索萬一手與蘇聯合作而建立的金邊軍，乃侵棉越軍的心腹之患。至賓某其後以高棉「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兼國務總理，更公然表明金邊政權成立須歸功于莫斯科並非河內，且抗拒簽訂讓越人移棉協定而被河內拉他下台，(7)可見越共螟蛉斷不會在其得勢後，促成「印支聯邦」而使祖國作為越南附庸。

在寮國（老撾）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寮共推開其掩體「愛國陣綫」(NEO LAO HAK XAT)而走出前台，由凱山、馮維集擔任國務總理；努哈克、榜沙文為副總理，此二人均為在北越長大的寮人，也是由越共培養的寮共份子，顯然負有使寮國加入「印支聯邦」的重任。但永珍赤色政權雖推開了「愛陣」而執政，但為何仍以「愛陣」主席蘇法努馮為主席（總統）？寮國的「愛陣」組織乃由一批進步知識份子所組成，其主旨在改革王室傳統——諸如軍公人員晉升必須以王室子弟為先等不合理的傳統，儘力引進進步科技及外資，經受朝野重視。寮國共黨以親「華」派為先，早已存在相當勢力，至親越派寮共無法與之抗衡，遂不得不以「愛陣」為其掩體，使領導愛陣的蘇法努

馮親王，納入共黨領導層，但排名在凱山和榜沙文之後。至永珍政權亦化，其外策仍讓美國駐寮使館保存，一般或認為此乃河內企圖以永珍為其通往華府的橋樑，其實還是由于凱山政權，不得不接納「愛陣」主張，因為寮共親「華」派實力強大，親越派寮共既不能任用越人，以致從中央到地方都須靠愛陣份子，自不敢強調加入「印支聯邦」而作為越南附庸。

永珍政權與中共復交，于邀請中共副外長劉述卿訪寮後，最近凱山又親往北平示好，而蘇聯對永珍亦另眼相看，法國更注入經濟援助，美國也畀予經援，更使永珍對「印支聯邦」構想置之度外，河內亦無可奈何⁽⁸⁾；這又是越南對「印支聯邦」企圖，乃為其自掘的泥坑，如不及早拔出，其面對的國際經貿封鎖壁壘便無法拆除，河內務實派所堅持的經改又將如何？

九、結 論

河內出兵侵棉併寮，在表面上雖屬苦于高棉波特政權，受中共指使不斷以突擊隊攻入南越，與當地反北越勢力合流，造成來自北越的邊防軍防不勝防，遂不得不揮軍入棉將赤棉波特政權摧毀，乃為攻擊防禦戰略的一環，其實主要目標在挾蘇援以實現其「印支聯邦」企圖。不過一向以「忍、狠、等」陰險著稱的克宮主人，經悉越共乃由中共哺育而成，到羽毛初豐，即挾蘇援而對中共恩將仇報，其侵棉併寮既然志在實現「印支聯邦」構想，以其對中共的

反噬而類推，至「印支聯邦」組成後，更可挾此三邦廣土眾民反噬蘇聯。

金邊和永珍在對外關係方面，連越共螟蛉亦無不企圖撇開河內而直接與莫斯科往來，克宮更企望對此兩國直接領導，可見金邊和永珍都不願作為河內附庸乃人同此心，連河內讓他們回國掌權的螟蛉，亦斷不願讓河內的夢想實現而作為自己同胞的敵人，河內由于元老派雖已退休，但其潛勢力仍偏佈于黨政軍，認為棉寮乃已入口的肥羊，斷不能因國際壓力而吐出，此即在棉假撤軍的來由——其留存于高棉的軍人及移民，已經衆目昭彰，又安能換取到國際經貿封鎖壁壘拆除？

再退一步說：越南在棉寮所留下的軍民，是否能如河內守舊派預期，認為他們永遠熱愛祖國？從其在棉的移民生活頗多改善，較在越的人生活高出甚多，他們不僅會樂不思蜀，連反對「印支聯邦」意願，也與僑居國人相同，此非為不願作為越南附庸，而是為了讓自身不致陷入越人的貧窮陷阱，河內守舊派應該了解，從來沒有一個作為殖民地的國家不屬富強，由于對殖民地必須先行投入資金科技開發後，方能使之成為原料供應地及傾銷貨品的市場，以當前越南的國困民貧，其「印支聯邦」夢想，只可說是自掘的陷阱。⁽¹⁹⁾

註 釋

註：(1)「中國揭穿越南假撤軍騙局」，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九、九、廿九，三版，(

縱橫談)，施君玉著。

註：(2)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九、九、廿二，十一版。

註：(3)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九、九、廿八，四版。

註：(4)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九、九、廿七，十一版，引述新加坡《海峽時報》社論。

註：(5)「越南政府大改組」——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六、廿二，二版及《星島日報》，七、廿七，二版。

註：(6)「撤退高棉？」《時報週刊》，一九八七，一月六日版，取材自「澳洲國家大學」《戰略與防衛中心》工作報告。

註：(7)「革命元老領導改革」，《時報週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一日版。

註：(8)同註一。

註：(9)「復員後遺症，困窘方與未艾」《中央日報》，一九八九、十、二、七版——取材于「國際前鋒論壇報」。

註：(10)「不管副作用，病急亂投醫」《時報新聞週刊》，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版。

註：(11)「評析越南經濟改革動向」，《問題與研究》月刊，廿六卷，十二期，拙著。

註：(12)『日越經貿合作激怒「東盟」』，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七、七、八，二版專欄，李學明著。

註：(13)同註十一。

註：(14)「中共與越南之戰爭」，《匿名座談會

紀錄」，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七八年九月號。

註：(15)「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十七卷，第五期，拙著。
註：(16)同註十五。

註：(17)「當前越俄關係的評估」，「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一卷，七期，拙著。

註：(18)「寮國開展外交關係的評估」，「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廿六卷，第七期，拙著。

註：(19)「越軍離東，越人還復來」，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九、元、廿二、四版「專欄」，江絮蓮撰。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

戴高樂與現代法國

吳圳義著

廿四開本

平裝四二四頁

定價二一六元

一九五八年，查理·戴高樂創造了法國第五共和。他不但連續主政十年有餘，且對往後的法國內政和外交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本書以專題研究的方式，試圖了解戴高樂在第五共和時期法國的內政和外交所扮演的角色。在內政方面涉及四個主題：第五共和憲法、法國共產黨、一九六八年五月危機、法國核子武力的發展；在外交方面涉及三個主題：歐洲共同市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與共產集團外交。

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

林恩顯著

定價一八〇元

滿族以東北少數人口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唯恐其治下之各族人民群起反抗，故採「分而治之」之民族政策，隔離了中原漢人與邊疆民族之接觸和團結，此雖一時有利於清廷之統治，然在強鄰覬覦之下，却給整個中華民族造成極大損害。本書為作者在日本中央大學之博士論文，以政治學、民族學之角度，採史學之歸納綜合、比較分析等方法，從中央與地方、北牧南農、東西交通以及區域研究等各方面，精心研討了清朝在新疆之行政、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之隔離措施和影響，論述精闢，甚富創見，嗣經作者修正出版，足資參考。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六一八 三一五三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